

日子

曹林燕

儿时的冬天，母亲在窗户上糊了粉连纸，雪白的纸，像一片晴天。在窗中央的格子上贴一张大红的梅花剪纸，窗格子一下子就先光艳起来了。

炕洞里填满麦糠，热量能耐一整夜。苇席下铺了一层薄薄的麦草，气味很好闻，是那种淡淡的秸秆甜，很柔软，也温暖。被子有些旧，却厚重，里面充的都是些烂棉花。被子里为青黑色的粗布，是浆过的，很结实。枕头里装了稻糠，轻飘飘的，散发着微呛的草腥味，还有隐隐的稻香味。火炕是用土基盘成的，一整个冬天都烧得暖烘烘的。人一旦进入火炕的暖和里，就舒服得全身放松，什么也不去想了。

晚上长风吹了一夜，呼呼地响，从门框下面的缝隙吹进来，在门道的地面上扬起了些尘土，把门道吹得光溜溜的。夜里风大，风将雪的声音给遮盖住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看见窗户纸明晃晃地亮，窗台一片虚白。开了门，树木、房屋、矮墙头全都白了，地上也落了厚厚的一层雪。人哈着白气，鼻尖冻得通红。望向南山，南山也覆了白，远而苍茫。

落雪的日子里，母亲常坐在热炕头纳鞋

底子，长而细的麻绳在她手里一会儿拉成直线，一会儿卷成圆圈。麻绳从鞋底子里抽出来的刺啦声，贯串了乡间最为安闲静谧的一段时光。

这是最幸福的。

冬月里，滚烫的玉米粥仍能喂养我们的肠胃，萝卜缨子浆水菜胜过人间任何美味。乡下人岁月清淡，饭桌上少不了腌菜。秋天的时候就腌菜，除了瘦萝卜，还有大白菜和卷心菜。过程很简单，给菜里加些盐、放几瓣蒜和生姜，喜欢吃辣的，再放几根红辣椒，扣了瓦罐盖子或在瓮、坛上用塑料纸蒙住口，让其在密封的时间里发酵着，能吃一冬天。

我童年时，饭食粗糲，日子简单，一家人守着土屋，守着温暖和幸福，很是知足。

犹记得春天的时候，母亲在后院辟了一小片菜地，未伏埋了蒜头，十月份又撒下菠菜种子。一经霜，菜叶子便冻硬了。母亲提前在上面盖了干枯的玉米秆，吃的时候，拨开草秆，蒜苗青青绿绿的，菠菜叶乌油油的肥，它们都是农家腊月里的梢子菜。

到了年关，家里是要祭灶爷的。母亲烙了祭爷饽饽，祭过灶神，又祭祖先。农历腊月

廿三，过完小年，扫尘便开始了。这是一次极富生活仪式感的劳动。扫尘又唤作“除陈”，在我们北方叫“扫房”，南方人叫“掸尘”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年终大扫除。

这自是很辛苦的，全家人都得动手，坛子、罐子、锅碗瓢盆都要搬出来。母亲给我的印象总是头上裹了毛巾，站在一方凳子上用长笤帚把墙壁上的灰土、楼板上蜘蛛网一下下地清除掉。在满目狼藉中，我们也帮着打扫低处的灰土。

完成了扫尘还要漫刷屋子，我们洋峪川人叫漫墙。漫墙的用料是南山里挖运来的土石灰，被我们称作白涂的东西。昔年，母亲挑着担子，与村上的妇女结伴而行，到南山根下一个叫牛角峪的地方去买白涂。牛角峪又窄又深，山路两边悬崖耸立，乱石累累。若是空挑担子，可以从梦岭的罗家村翻山过去，担了重东西，就得绕个很大的“U”形。天刚露晓，她们就从洋峪川出发赶往岱峪川，到了晚上，才气喘吁吁地归来，每个人的肩上，像挑着一座大山那样沉重。

漫刷是个细工活。先得将买来的土石灰堆放在地面上，用手覆或是斧背敲打成

小块，再把里面一些坚硬的块状杂质去掉。反复敲打成碎末后，将白灰末放进一口大铁锅中，盛入一定量的水，灶膛里硬柴燃烧，用一根粗木棍子在锅里不停搅拌。等到锅里的颜色由灰变白，我们便用大铁盆盛出来，用新买来的大棕刷开始在墙上漫刷了。之后是清洗、搬运，天麻麻黑时，我们才把屋里屋外的存兑拐角收拾干净，全家人又困又饿。

在洋峪川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码着整整齐齐的硬柴垛子。村子上空总是飘着袅袅的青烟。朝曦初上，雀子在冬日的瘦枝头叽叽喳喳地啼啭不停，那时，天上的乌云也仿佛被冻得咔嚓直响。人家门楣贴上了门帘子，大门上贴了红对联。讲究的人家还在大门两侧各请一对门神，或者倒贴上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，祈求全家人福寿平安。

大人们为一家人的欢喜生活忙碌着，小孩子们更是喜悦如莲，心中惦记着炮仗、糖果、新衣服、压岁钱和走亲戚拜年。

我们长了一岁，母亲便苍老了一年。洋峪川的山水、冬天似太古，村庄、往事也如旧书了。

倾听寂静

张斌峰

寂静是可以听到的。

在白云悠悠的步履中，我倾听寂静。它慢慢地飘过每一处天空，以无声的抚慰让天空安宁。

在小溪潺潺的低语中，我倾听寂静。它悄悄地拂过每一片草丛，以恬淡的温润让草丛碧青。

在轻风柔柔的气息中，我倾听寂静。它默默地拂过每一片田园，以果实的醇香让田园丰盛。

自然，在寂静中勃兴。抚攘，可以将自然侵袭。

生命，在寂静中唤醒。喧嚣，可以将生命吞并。

寂静的旋律，胜过一切的丝竹之声。寂静的力量，胜过一切的电闪雷鸣。

在纷繁的万物中，听到寂静，就摆脱了虚妄的幻境，就听到了本真的清莹。

能听到寂静的耳朵，洁净。能听到寂静的灵魂，透明。

二

在阵阵松涛中，我倾听大山的寂静。那寂静，是岩浆喷薄后的修整。

在悠悠的驼铃声中，我倾听大漠的寂静。那寂静，是风沙肆虐后的清平。

在滚滚涛声中，我倾听大海的寂静。那寂静，是恶浪湮灭后的安宁。

在啾啾鸟鸣中，我倾听天空的寂静。那寂静，是浩瀚中的云淡风轻。

在萧萧铁马中，我倾听历史的寂静。那寂静，是激情后的反思憧憬。

在寂静中，我们期待喧嚣欢腾。在喧嚣欢腾中，我们渴盼着回归寂静。

发于寂静，归于寂静。寂静，是生命的起与终。

寂静，是天籁中最美的声音。在寂静中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生命。



那一年

江霞

时光如沙漏般从指缝间匆匆流逝，转眼间，参加工作已经三十年了。在这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里，有一段经历让我印象深刻，记忆犹新，那些人和事总在脑海里时时浮现，成为我事业生涯里一段最美好、最温馨的时光。

那一年，是我人生最颓废的时候。因为晋职无望，工作没有了激情，孩子学习上不上心，爱人忙着挣钱，我也迷恋上了一些娱乐活动，日子过得颓废而迷茫。学校每年要派一名年轻教师去边远山区支教，恰巧这一年轮到我去，带着不情不愿和好奇心，我来到了贾平凹笔下的白浪街——白浪镇春蕾小学支教。

那是我第一次开车走这么远的路。在崎岖不平，陡峭逼仄的山路上，我开得小心翼翼，甚至都没有心情去欣赏秋季的美景。每一次的会车都让我冷汗直冒，真怕一个不小心摔下悬崖。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来到白浪镇春蕾小学，一所不到百名学生的乡村完小。学校很小，也很破旧，教师的住宿条件也很差，让从没离过家的我，顿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无尽的寂寞。校长非常热情，让我和另一位支教老师，还有两位刚毕业的小女孩去他家吃饭，说学校没有食堂，他让妻子做好了饭菜招待我们，说是为我们接风洗尘，让我们体会到了亲人般的温暖。

学校一共七个班，连校长算是八个教师，其中有两个面临退休的老教师，因此教学任务非常繁重。我代六年级的所有科目，虽说学生只有七个，但教学压力，再加上原来的师资力量短缺，孩子们的基础非常差，让我有一种坠入深渊的绝望。

但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神，让我决心奋力一搏，哪怕拼尽全力，也要让这些孩子考出好成绩，将来能走进商南一中，考个好大学。因为住在学校里，有充足的时间，我就一一给他们补课，和他们聊天，与他们一起打乒乓球、跳绳、丢沙包。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“亲其师，信其道”。他们也特别喜欢我的课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，看到他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和刻苦学习的精神，我充满信心。果然，才短短半学期，不及格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及格水平，原来勉强及格的学生成绩已经达到优秀水平。看到他们取得如此大的进步，我也倍感欣慰。他们的陪伴，也填补了我空虚而寂寞的内心，让我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和成就感。

第二年四月，孩子们不知道怎么知道的我的生日，竟然买了蛋糕。当我走进教室，看到讲台上的蛋糕和蜡烛，孩子们为我唱起生日歌的时候，我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我们一起吃蛋糕、唱歌、讲故事，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。那节课，我没有讲课，陪着孩子们开心玩了一节课，然后让孩子们写下来，没想到，孩子们的作文竟写得那么情真意切，流畅自如。班级学习最差的那名男孩，父亲在砖厂干活，没有时间照顾他，经常吃不上早饭。我听说后，时常给他带早餐，包子、鸡蛋和牛奶，在关心关爱下，他的学习态度有很大转变，成绩也迅速提高。

夏季放学后，时间还早，他们带着我去看白浪街、三省石、荆紫关的古镇。他们就是最好的导游，知道哪些地方景色优美，哪些地方有特色小吃。和他们在一起，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开心快乐得像个孩子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与繁华，却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淳朴的民风民俗；这里没有亲人的陪伴与关怀，却有着孩子们无比的信任和爱戴；这里没有霓虹灯的闪烁，却有着满天的繁星闪耀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。转眼间，一年的支教生涯就结束了。在全县会考中，这个班的数学和英语成绩都在全县前列，获得了表彰，语文和其他几门学科也居中游，摆脱了末尾的帽子。当我离开学校回家时，孩子们都哭着舍不得。我与他们约定，三年后如果他们考上一中，我会为他们接风洗尘，为他们庆祝。带着不舍和留恋，我又回到了工作了几十年的小县城。后来，听说当初的七个孩子，有三个都考上了重点大学，两个上了二本线，我倍感欣慰。

那段支教经历已经过去十二年了，但那一年的记忆，随着时光的流逝却日渐清晰，它让我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意义，让我从平凡的工作中感受到了幸福，让我从低迷的生活情绪中走了出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我爱上了读书，爱上了学习，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，在静待花开的路上收获了满满的幸福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547期)

刊头摄影 房宝安

修鞋匠

周洲

我家楼下，有一位修鞋匠。

自初中起，他就在楼下做着修鞋的营生。他的手艺很好，无论哪种鞋，只要送到他那里维修，都可以被还原得天衣无缝，任你离得再近，也看不出痕迹。那时，我正是爱玩爱跑年纪，一双新鞋总是穿不到两个月就遍体鳞伤，所以也就成了他的常客。

他的手极巧，心思很细。在修鞋前，首先会对鞋子进行全面的检查，看看鞋子的破损程度，然后根据鞋子的破损情况，决定合适的修复方法。如果是脱胶，他就会拿出一把长约20厘米的“钢尺”。“钢尺”是我给他起的名字——将“钢尺”伸进一桶装着如蜂蜜般黏稠晶莹的修复胶里，挖出一勺，均匀地抹在鞋子开口处，再用力将其挤压黏合，松开双手，鞋子已恢复如初。令我惊奇的是他每次取胶的用量，和鞋子破损的开口面积总是出奇地吻合，能够将破损的两面严丝合缝地黏在一起，又不会使胶溢出造成浪费。如果是开线，他就会用那双粗糙的大手先将开线的部分抚平，再将鞋子仔细地放在机器模具上，从工具箱里抽出一条丝线，吐口唾沫在手上，用手轻轻地捻捻丝线，丝线就变得温顺又听话，乖乖地钻进线孔，继而线起针落，不停穿梭。他的手和脚密切配合，每踩一下踏板，丝线就钻进鞋子一分，如此循环，不多时，就将开线的部分缝好了。他用的丝线总是很结实，被他缝合过的鞋子，任你如何飞檐走壁，也不会再次开线。不过，也有他修复不了的鞋子，比如损坏太严重、支离破碎的鞋子，他只消看一眼，便摆摆手，告诉顾客：“坏得太厉害，修不了啦！”我问他：

“为什么不试着修一下，万一修好了呢？”他看我一眼，笑眯眯地道：“小同学，有的鞋坏得不严重，及时送来还能修；有的鞋，坏到里头了，就不能修啦！跟做人一样，小错小闹可以改，可小错积攒多了，便积重难返，没有回头路喽！”

修鞋匠的生活并不容易。他的妻子已经去世，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，用手中的工具修补着人们的鞋子，也修补着他们的生活。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会从一个军绿色的布包里掏出一个铝制的饭盒，通常情况下，那里面会有两个馒头和一些腌菜，他吃得很快，风卷残云下，食物被尽数吞入腹中。我总觉得他这样不叫吃饭，仅是果腹——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如果他去饭店用餐，只怕一天的收入都不够饭钱——修鞋的顾客越来越少，他每日的收入也随之减少。可他从不抱怨，他总是说：“现在大家鞋子坏了就会换新的，很少来修，这样才好，说明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啦！”我问他：“那你不是要失业了吗？”他却一点也不担心，摇摇头说：“人只要努力，就能活着，日子就能越过越好。”

后来我离家在外，也没有再见过他。直到去年回家过年，发现楼下新开了一家店面，进去转转，发现店铺老板是那位修鞋匠！他手上的老茧更厚了，眼角皱纹更多了，可眼神却依然充满了坚定和热情。我赫然想起他那句话：人只要努力，日子就能越过越好！

落日余晖中，修鞋匠的佝偻身影，慈祥而安静，我不由得加快了前进的脚步……